

# 史達林侵新三部曲之十一

## 蘭州淪陷緊急應變

李 郁 塘

### 新疆動亂中的人與事

當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下旬，中共一野司令員彭匪德懷，親率五十萬匪軍，猛攻西北重鎮的蘭州市。眼看就要得手之際。俄僑史達林唯恐匪得蘭州以後，就要尾隨西撤的國軍，沿著河西走廊闖入新疆。固然新疆也可變色；但那樣的變色，仍算是赤色中國的領土。總不如將新疆變成「東土耳其斯坦」列入俄國版圖，來的得心應手。於是急電派駐中共特派員佛拉第米諾夫，轉知毛僑澤東。要匪軍取得蘭州以後，僅能止兵於甘（肅）寧（夏）青（海）境內。一兵一卒不得開進新疆，藉以節省軍力，轉頭調向南入川康，好將播遷不定的國民政府，一舉擊敗撲滅！以便盡奪中國領土，早日在北平成立中共中央政府。至於新疆變色的事，史達林本人早有安排，希望中共不必過問。當時毛僑雖已進入北平懷仁堂沐猴而冠。但仍未南面正式稱王。能否一償稱孤道寡的宿願？還得看史達林的嘴臉來行事。因此在獲得史魔頭的密電後，只得俯首聽命不敢有違！

### 三大員銜命西北行

就在此時播遷廣州的我中央政府，由閻百川

（錫山）將軍組成戰鬥內閣作大力抗匪之舉。首先注重西北大局：逕派國防部長徐次辰（永昌）上將，次長秦紹文（德純）中將，蒙藏委員會周彥龍（昆田）副委員長。三位大員專程趕赴西北各省，傳達中央意旨。要求各省軍政當局，精誠團結，共渡時艱，冀求鞏固西北大局，不使共匪得逞。三位大員的任務分配是：徐部長前往寧（夏）綏（遠）去敦促寧夏代省主席馬鴻賓，及綏遠省主席董其武二人，要全力支援馬步芳長官及馬鴻逵省主席固守蘭州。秦次長與周副委員長二人，前往新疆去敦促省主席鮑爾漢，與警備總司令陶峙岳等，全力作馬長官後盾，來鞏固大西北局面。這三位大員奉命後，即於八月廿三日搭乘專機先經重慶，因天雨關係，停留二日，於廿五日飛漢中，廿六日飛蘭州，因蘭州被圍無法降落，乃改降西寧機場。當時的情形是，寧綏在東新疆在西，三個人分負兩路使命。此時此地就得分途進行，而飛機只有一架，另找飛機又不容易。當時徐部長就提議：東行路近，三人先到寧綏，俟任務完成後，再西上新疆。但周副委員長爲了爭取時效，最好分途進行來得快。此時此境，

一因徐部長年長官高，二因秦次長同意東行。這架專機在周氏禮讓之下成爲東行的工具。周氏西行必得另想辦法。好在周氏在蒙藏委員會任高職多年，曾四次來過青海，熟人不少朋友很多。對於西行交通工具，自信可以解決。首先向設在西寧的歐亞（中國）與中央兩航空公司包雇一架小型飛機直飛哈密（哈密是該兩公司終點站），因無飛機而未果。其次想等西行軍便機也未等到。就在西寧等飛機的這幾天，蘭州已被匪軍攻下。西寧也成了兵荒馬亂的地方。所有認識朋友都勸周氏候機南返廣州交差了事。但周氏却認爲自己是今日張鷟，負有通西域的使命。未達目的地竟半途而返，豈不有辱使命，仍堅持西行。在等飛機無望之後，只好覓汽車。最後於八月卅一日，先坐友人小轎車離開西寧，其後因小轎車爬越祁連山而拋錨，只好再搭軍便車，翻越祁連雪山。過甘肅州，日夜趕程。仍時經十日，始於九月九日晨進抵新疆東部重鎮哈密城。首先拜會時任哈密區專員堯樂博士。寒暄過後，得曉堯專員仍是一位忠誠擁護中央的邊民領袖（維吾爾族）。始將本身任務向其透露。堯氏在傳聞中早悉陶

時岳有不穩情事。如能由周副委員長昆田將其挽回，當屬好事。認為事不宜遲。適是日有中蘇航空公司班機來哈。即囑其時任哈密縣長的二公子堯道宏，代為購買中蘇班機機票，陪送機場，逕飛迪化。周氏於是日中午安抵迪化以後，即時就去警備總部拜會總司令陶時岳，但未能晤面。旋被參謀長陶晉初招待到東花園貴賓招待所，當了貴賓。而東花園原是周氏舊遊之地。蓋因六年前吳忠信先生主政新疆時，周氏曾任省府祕書長，並兼新疆日報社社長等要職。常在此地招待來往貴賓。於今自身竟來舊地作了貴賓，倍感親切！但人事全非。當日沒有會到陶時岳，就大失所望！起先以為陶懷二心不敢見人，當然不是好兆；其後探知是前往焉耆會見南疆警備總司令趙錫光。陶時岳知大事不妙由焉耆趕返迪化，陶晤周氏時，陶的態度大變，原因是毛酋澤東遠聞周氏有新疆之行，特利用張逆治中的剩餘價值，借蘇俄領事館的電台，拍來密電，勸陶時岳跟張治中走，率新疆軍民作「和平降匪」之舉，以保老命。陶趨焉耆之會，就是執行張逆密電之事。因而九月十日周氏會到陶時岳時，一切都遲，無法挽回了！同時東行的徐秦二位大員，也因毛酋利用傅作義與鄧寶珊二逆的剩餘價值，前往寧綏說項，徐秦無功而返。但徐秦二人尚有一架專機可乘，雖未達成任務，仍可順利趕返廣州覆命。然而遠道西來新疆的周昆田氏，在功敗垂成之後，匪軍已湧入青海與河西走廊。若想東行，已經無路。所有軍機，也因陶時岳有了降匪徵兆，不再西來。在萬般無奈的因情下！只好再作一次唐玄奘，

沿循到西天取經之途，越帕米爾高原，經坎巨提山谷，再繞道巴（基斯坦）印（度），於民國卅八年十一月廿四日，歷時三個月，行程四萬里，始安返香港。

因閩內閣已播遷到台北，旋又轉機飛返復興基地銷差。按周氏此行，不僅當了漢張鷟；也作了唐三藏。漢張鷟出使西域之苦，國人皆知。唐三藏取經行程之艱，婦孺亦曉。於今周氏新疆行之艱難，可謂兼漢、唐兩傑而有之。但國人多不曉此情！

走筆至此，感觸殊多！當卅七八年間，在匪焰高張之時。如各省方面大員，都能如周昆田不避艱險精忠報國的話，大陸國土何能陷匪？九億同胞何致遭此浩劫？唉！我無言矣！

### 堯樂博士游擊計劃

周昆田副委員長九月九日飛抵迪化，於是日下午去拜會陶時岳之時。也正是軍統局派駐迪化情報站負責人，饒鐵珊站長身懷筆者代哈密專員堯樂博士，所擬在新青藏三角地帶，展開反共游擊計劃去晉見陶時岳之時。因陶某南去焉耆離開迪化。致未得見，遂將該一計畫面交參謀長陶晉初收轉呈閱。彼時我們在情報站本部，不期而遇的特警班一、二期五位同學。已擬妥向南疆撤退的應變方案，靜待饒站長返站後，作最後的裁定。當時時局非常緊張，已到忠貞人士的生死關頭。我們五位提案人，誰也不願遠離站本部。要等饒站長裁定後，以便盡早覓得求生之路。尤其我還要向饒站長，索還游擊計劃，以便返回哈密後

，好向堯專員作交代。時至黃昏饒站長方由外面回來。一會面後，我就首先告辭的說：

「我和君強兄已購妥明日返哈中蘇機票，今天特來辭行。關於日前面呈站長的游擊計劃。如本站不能在電台方面有所幫助的話，就請交還我，以便向堯專員作交代。」

「堯樂博士的反共游擊計劃，我剛才已面呈總部陶參謀長，此刻無法再退還你們了！」

我一聽此答，非常惶恐，乃接下急說：

「二陶已經靠不住，您為什麼還將新疆反共游擊計劃交給陶晉初呢？那樣豈不出賣了堯樂博士等人？」

「二陶在新疆是掌軍權的人，在新疆展開游擊戰，怎能不讓他們知曉支援呢……？」

我正是再度申言二陶就要降匪的話尚未出口，饒站長緊接着繼續說下去：

「即使大局逆轉，國軍在新疆以立足。二陶也僅一走了之，何能談到出賣堯樂博士等人呢？你太多心了！」

饒站長此時此地，對二陶的忠貞，仍具信心；尤且將新疆反共游擊計劃，交給陶晉初是出諸善意。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？只好閉口不言。石副站長趁我不言時，將我們五人所議妥向南疆撤退的情報站應變方案，即時提出。敬請饒站長過目採納。饒站長先聽後閱，曾作長思深慮，然後才開口說話：

「向南疆撤退一案，不失為吾人求生之道；但我本人不能同行，因我是南方人，不精騎術。今後的行程又非騎馬不可。如我隨你們同行，豈

非自找死路！」

石副站長一聽饒站長有了走意，乃接下又說：

「只要站長願意率領大家走南疆的話，一切問題都好解決。至於站長不善騎馬，到了翻山越嶺時，真有困難的話，您看他們四位體重都超過八十公斤。屆時拾也把他拾過山去！」

在饒站長尋詞覓句，尚未開口之時，我接下又說：

「我和君強兄此次由哈密前來迪化的主要任務，就是請求站本部在電台方面多所支援幫助。於今本站既決定，作南疆撤退之舉。許多電台搬運不便，也少用處，就可將不用的電台全數移交給我，去展開游擊戰。凡我同志，願在新青藏打游擊戰的，都跟我來；不願打游擊戰者，都跟你們走！」

饒站長此時此地，對於佈署邊疆人打游擊的事，仍存疑竇，不表贊同。一聽我言，乃力加反對的說：

「要走大家一齊向南疆撤退，不准你再談佈署游擊隊的事！」

「我在邊疆佈署游擊隊，原是想在新青藏佔大地帶，為國家保存一片乾淨國土而已！也不是留在邊疆來享清福，自可分頭進行！」

「你既不願接受我的意見，那我也不用接受你的建議，我們大家只好分道揚鑣，各走各路了！」

石副站長玉貴兄，一看我和饒站長因意見不合，成了僵局。乃採取吃柿子先找軟的下手，接

下就向我規勸的說：

「你贊助邊疆人打游擊的事，能否成為事實，還在未知之天。而挽救駐新數百同志生命的事，就在老兄一言而定。希望老兄不再堅持己見，陪同大家一齊去南疆好了。」

「我是銜哈密堯專員之命，西來迪化求援辦事的。於今事未辦成，竟一走了之，那怎麼能成呢？即使要我隨大家去南疆，也必需先返哈密一趟，向堯專員作過交代以後。再作南疆之行，才能說得過去！」

### 撤退南行未獲同意

饒站長聽畢我話，仍認為我不願南行，藉口推辭。接下又說：

「讓你東行哈密，就不會西返迪化，我不同意。」

石副站長也緊接聲腔的說：

「走南疆的方案，也是你老兄提出的，老兄若不和大家一起南走的話，豈非也對數百同志沒有交代嗎？」

當時我正籌思反駁，走南疆的方案，只是為同志們求生路想辦法，我本人並未承諾同行，那能談到向他們負有交代的責任。但我的話尚未出口，坐我身側的君強兄却搶在我先，也順着正副站長的語意，接下就說：

「李科長不回哈密，尚屬可行。因為他的太太是哈密人，他走了有親友照拂，尚可求生。而我的家人是外省人，非隨我同去不可。因此我明天必需回哈密一趟。同時順將駐哈同志，一道率

來，以便同去南疆。」

君強兄只言返哈攜眷率同志的事，不言向堯專員作交代，當然可以。因他在哈密任職時短，與堯家的關係較淺。規避一次，悄然南行。堯氏即使知情，也不會有所責備。但我則不同，因我在哈密服務時久，與堯氏關係較深。如我不聲不響，悄由迪化遠走南疆。堯氏得曉，不僅不會原諒，還會懷疑我把他出賣。因此我確有再回哈密的必要。但我的話尚未出口，而久未發言的劉治與方永剛二學長，也幫腔正副站長，前後發言的說：

「饒先生是我們駐新同志的最高領導人，我們就得尊重他。正副站長既然同意撤走南疆，大家都應奉命遵行。希望李學長不必再堅持一己東行之意，好將此案盡早就此決定。以便下令進行撤退工作。」

當時在座的六個人，竟有五人同意南行，我若再申言辯駁，當屬無益。同時又悟及市警局劉漢東局長的警語：「多言有害」。只好將想好的話，嚥回肚裏，不再申辯。饒站長就此認為我被說服，已經同意南行。於是接下又說：

「你們五位今夜就在站本部，加速擬妥南行撤退計劃。由明天起就實施，因為時局緊張，應變宜快，不得有誤！」

每一件事，在紙上作業都很容易，但面臨事實，就有難題。向南疆撤退，第一個問題就是交通工具。如將分佈全省兩三百同志，集中南行，起碼需大卡車五六部，而站本部當時只有一部轎車。因此當饒站長語畢想走時，我首先將此問題

當面提出的說：「紙上作業容易，實施起來困難。首先擺在面前的問題，就是交通工具。請站長明日先向總司令部要妥五六部大卡車後，再擬撤退計劃，仍然不遲！」

「本站人事經費，一向獨立行事，與總司令部無關。於今向南疆撤退，向總部要車恐怕名不正言不順吧？」

「怎麼名不正，言不順呢？本站在名義上是歸警備總部指揮節制；在實際上所有情報，也都以副本呈送陶時岳過目。於今時局緊張，總司令對我們的安全就得負責。再進一步來說，本站人員是和（降匪）的障礙，戰爭又缺乏武器裝備和戰技訓練。總司令部應當先把我們安置到較安全的地方才行。這就是最名正也言順的理由！此外藉要車之事，還可探出陶時岳是主和或主戰的真實態度來。然後我們再依實情實況來擬應變計劃，才不枉費心力！」

饒站長聽畢我的要車理由後，曾作長思，旋即回稱：「向南疆撤退事在必行，交通工具，由我負責解決。假如明天向總司令部要不到車輛的話，我向當地駐軍首長們去商借，也可借到四五部車。你們五人還是連夜，趕擬撤退計劃事宜為是。」

### 陶時岳批示向東走

我們留住站本部的五位同學，在晚飯後，就開始擬撤退計劃。首先因君強兄明日上午八時搭中蘇機返哈，仍要乘原機回迪。除攜眷外，還要將駐哈十多位同志，全數率來。就得提前處理。

即時發出兩電。一致哈密厚振中組長，要其通知駐哈密同志，務必搭明日中蘇機來迪。一轉哈密縣長兼警察局長堯道宏兄，如數購買中蘇機票（哈密中蘇機票由警局代理）。繼訂北疆同志於二日內集中迪化，南疆同志以路程關係，何日集中迪喀公路中的某站。以便屆時隨站本部的人員撤退。當諸電稿擬妥後。天色已到黎明。君強兄為趕搭中蘇機，首先離站；劉治與方永剛二同學，於早點後也相繼離去。而我一人竟被饒站長，軟禁於站本部內不得離開一步。時至九時，饒站長手持報告，逕赴警備總司令部，向陶時岳去請求派車事宜。當陶時岳看到要車報告後，即在原報告尾部上端，批示「不宜南行，可向東走」。陶

時岳把八字批示交回饒站長後，順在辦公桌上的卷宗內，抽出駐莎車唐井然旅長的來電，說是駐葉城的一團騎兵譚變。南疆路途不靖，故不宜南行。就此可以阻撓要車之事。此時陶時岳，已決心接受張逆治中的來電，要「和平降匪」。能將這批國特調離迪化，對他十分有利。遂又加批「可以東走」的字樣。東行的便車很多，就不需警備總部代找車輛了。這完全是陶時岳的一種誘騙手段。但饒站長認為陶的八字批示是善意的。也要遵照辦理。當他返回站本部，首先拿出陶某八字批示，交給我。接下面就說：

「南行計劃取消，趕快準備東行吧！」

我聽畢以後，不以為然接下同辯的說：

「葉城駐軍譚變，都是不願接受趙錫光降匪指示而來，這與我們南疆之行，不相抵觸。仍可繼續進行。」

「陶先生既作如此批示，又當面向我說明。我們何能不遵照辦理。你不要再出主意，免亂我的意志！」

由這一件事來作證，就可知陶時岳陰險偽裝到什麼程度？居然能把身為「新疆第一號國特」的饒鐵珊先生，隨意擺佈的團團轉而不自知。此時此地還要照他的批示去行事！饒站長既不讓我另出主義，決定向東撤退；我當然不宜再加勸阻。原因我也起了一點私心在懷。前幾天多次向站本部求助電台，竟連一部也不允准；於今下令東行哈密，豈不要將全部電台，硬給堯專員送上門來！事既如此何樂不為？毛君強兄於是日晨八時由迪化乘中蘇機起飛。於十時前飛返哈密。一因夜間所發兩電生效；二因哈密縣長堯道宏兄够朋友。不僅駐哈密的全部同志，能依時同集機場候機；尤其是日中蘇機票，全部被駐哈同志所購得。該次班機竟成爲我們同志的一架包機。好在哈密警局保密到家。所有的老毛子一無所知。否則若被駐哈俄特偵知，這班中蘇機上的乘客，青色都是國特的話。大有可能被老毛子們直送伊犁。那樣一來？後果就不堪設想？

### 撤抵迪化又回哈密

君強兄於是日上午十時。乘俄特不注意之際，冒險率領駐哈密全體同志與眷屬們，乘上來哈原機，再度飛抵迪化。於正午十二時半趕到滿城街六道巷站本部時。全站同志正整裝待發，準備撤退東行哈密。這樣的情境，弄得君強兄一頭霧水，啼笑皆非。在兩小時前，他由哈密率部撤退飛來迪化；兩小時後又要其率領原班人馬，再度

退返哈密。天下那有這樣出爾反爾，違情悖理的事呢？居然被君強兄親身經歷了！怎能叫他不過的欲哭無淚呢！

因站本部奉令東行，全站人員都忙得團團轉，無暇他顧。當時由哈密來迪這批同志與眷屬，吃住均成問題。這時饒站長才解除我的禁令，讓我出面代他解決由哈密來人的諸多問題。首先就想及週前迪化中央銀行，曾有一大批眷屬撤退到哈密。我會以地方關係，為他們代覓住處。於今他們在迪化的眷舍，一定大都空着無人居住。想到這裏，就拿起電話與該行李經理通話。進行順利，一切如願。當我率人到達中行眷舍時，不僅床舖整潔，尤其廚房裏的開門七件，樣樣俱全，猶如回到自己家中，要啥有啥。當下就開炊做飯，解決了當日的民生問題！

當吃住問題解決以後，接下就是行的問題。由迪化到哈密最便捷的交通工具，就是搭乘中蘇班機。不僅快速舒適；且省錢經濟（當時機票較車票便宜很多）。因此我和君強兄在吃完午飯後，就直奔迪化南樑中蘇航空公司，去預購週五班機的機票（該公司每週二五開航）。多年我來往於迪哈之間，成為中蘇公司的常客。因不時前來購票，致與主持售票的石副理，成為好友。一見面後，我就手持當天週二的機票，向他聲言，今晨趕赴機場時，因坐車在半途拋錨，致誤了飛哈班機，事出意外，情非得已！敬請破格通融一次，改為週五有效票，以免我這個身為小公務員的無謂損失。石副理是該公司唯一漢族人，一向同情中國人。因我言之成理，當被允准。即在原

票上加蓋週五有效戳記。本人飛哈問題，就此解決。因是日上午開始預售機票，已有半數出售給別人，所餘機票全數由君強兄購得。但也僅能解決返哈半數人行的問題。其他人員，或覓汽車，或再等購下週二的機票，始可全返哈密。

### 趕快辭職以免污點

因中蘇機候週五才到班期。我在迪化尚有兩天停留時間。正好用以解決我在民政廳的公職問題。因我要堂堂正正的反俄抗共。決不能等到新疆省主席鮑爾漢率部降匪時，將我的名字，列入降匪名單之內，那樣的後果，將是我終身的污點。與念及此，遂於週三上班期間，前往民政廳去請長假。當我管見到王曾善廳長時他就說：「你回來的正是時候，今天銷假上班，明天就派你去鄯善縣城，去調處東西兩大清真寺爭產事件。因你在三個月前，曾到昌吉縣會調處漢回民間衝突事件，結果很好，現在再派你去鄯善，希你準備明日之行。」

「我不能承命去辦此事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第一我不是伊斯蘭教徒，不悉回教教規，對於處理回教紛爭，自難插手其間。第二我今天

回廳，是來請長假！」

「為何要請長假呢？」

「想在哈密升官！」

「升什麼官呢？」

「出任副專員！」

「想當副專員，談何容易？那還得要民選才行！」

民國卅六年秋，新疆實施民選專員副專員時，王廳長曾任哈密區的監選人，深知民選手續繁多，遂有此話。

「在哈密區出任副專員，還不是堯專員的一句話嗎？請省方派人監選，也僅是形式而已！」

「你既不願奉派前往鄯善，在全廳又找不到最適當的人選。只得我親自走一趟去處理。至於你請長假的事，我還得從長考慮，俟我由鄯善回來後再說吧！」

新疆大局眼看就要變色，而我的這位老實近愚的頂頭上司，此時此地還不知鮑爾漢已包藏禍心，陶峙岳早懷二志。居然還想當太平廳長，遠去鄯善為民間小事去作調人。真使我感嘆不已！啼笑皆非！俟週四民廳高級人員，將王廳長送登程後。我才將請長假的報告，面陳田主任秘書。書面的理由是「體弱多病，不勝繁鉅」，而口頭的說明：「要出任哈密區副專員」。田主任一聽我是為了升官才請長假，有關年輕人的前程，不便阻止，應當幫忙。當時就以代廳長的身份，予以照准。我拿上准假批示，逕去第四科交給副科長存案。因我早作過交代，此時一走了之。

迪化情報站的東行大卡車，由石副站長王貴兄親自坐押，雖於週三清晨，就由迪化起程。但到哈密的汽車行程要走四天。而我和君強兄等，雖遲至週五起程，但因乘中蘇班機，僅需兩個小時就到了。因此仍然較石副站長早到兩天。在我倆返哈後，就先到我家吃中飯，然後就連袂去哈密專員公署，去晉見堯專員。三人一會面後，堯氏就由他的辦公桌抽屜內，取出陶峙岳由迪化

拍來的「報告悉」三字電報稿後，一面擺在桌面上要我倆看，一面又指責的說：「你們會說陶時岳，要跟着張治中走？為何還將我們的游擊計劃交給他呢？」

### 想辦法把電台接收

「我們打游擊找電台，唯一的門路，就是軍統局駐迪化的情報站。當然得將游擊計劃交給饒站長。而饒站長却認為在新疆展開游擊戰，最有力的支援人就是陶總司令。因此才將該計劃交給陶時岳。同時饒站長也認為「如國軍在新無法立足時，陶總司令也僅一走了之，決不會對專員有不利的影響，他請專員放心此事！」

堯氏聽畢我倆解釋後，認為事既如此，也不便再行深責。接下乃改口又追問的說：「那你們二人此次迪化之行，有無收穫可言？」

「我倆晉見專員，就是為報告此行經過而來。關於槍支方面，已蒙騎五軍馬呈祥軍長，允助五千枝馬槍。但需俟該軍東撤，道經哈密時，才能順路將槍支彈藥留給專員。以便將來新（疆）青（海）兩省展開游擊戰時，相互呼應有所支援。其次關於電台一事。饒站長雖未允援助。但在事實上，情報站已將全部電台裝運東來，不日就抵哈密，屆時就可被我們留用。」

「槍支電台既然都有着落，你倆就趕快擬具分配計劃。一俟槍支電台到後，就可按計劃迅速分派出去，以便早日組成有力的現代化反共游擊隊伍。」

我倆奉命以後，就向堯氏告辭。

情報站全部電台，由石副站長親自押運，於

週六下午，方始到達哈密。翌日迪化警備總部第二處的部分人員，也由任顯廷副處長率領進駐哈密。因為這兩個單位的人員，全部是國特。陶時岳深感，將這批反共到底，誓死不屈的死硬人物若留在迪化，對他執行張治中降匪電令，終有些礙手礙足。遂明令第二處暗使情報站都撤到哈密。但此時王震匪部，不僅已大批開進河西走廊；且又攻得甘肅西部重鎮酒泉。這批來到哈密的國特，如再東行入甘，無異燈蛾撲火自找死路。哈密已是我的第二故鄉，站在主人立場，我不能不顧及這些同志同學的生路。為了便於商談。乃在家中殺鷄宰鴨，備酒添菜，邀請石玉貴副站長、任顯廷副處長、馬誠志總台長等，來家作洗塵宴。並邀原在哈密擔任總部情報工作的毛君強兄，及情報站哈密組的厚振中組長共來作陪。席間我以主人身份首先發言：「我們同志應變方案，原在迪化站本部議妥要走南疆。於今突然改變東行哈密。完全是饒站長一時糊塗，竟然接受陶時岳誘騙批示東行事。我雖當面晉言不可改變方向。但未被採納。當時因我懷了便於接收電台的私心，遂未大力反對。於今匪軍已到酒泉，你們何能自投羅網去找死。仍要折返南疆才有求生希望！」

我講的都是實情，他們當然都無異議。於是我就接又說：「以當前實情來說，站方人多車少，二處車多人少，如雙方作適當的分配，就可解決西行的交通工具，好在都是同學同志，大家原是一家人，自己的問題好解決。至於兩單位運到哈密的電台，若再運走都成廢物，尤且還增加累贅。如留在哈密，就成無價之寶。我就可以分

配到各游擊隊上去，就能組成最有力的反共武力。希望石副站長馬總台長，就此作主移交給我好了！」

石副站長一聽我要留用全部電台的事，他就發愁的說：「我是奉命押運電台東行哈密，未曾奉到移交的命令。你想接收我的全部電台，茲事體大，我還不能作主，必須向饒站長請准後才行。俟我向迪化請示後再回答你（當時饒仍留迪），不過在實情來說，這些電台也應留在哈密方有用處，在我想來不會有多大問題，你等好消息好了！」

### 三十餘位同學犧牲了

在我們奉到堯專員命令後，時逾一週，左等騎五軍東撤不見踪跡；右等饒站長回電也無音訊。因此佈署游擊隊的事，就無法着手。為了探悉省城方面的實情，乃獲得石副站長與任副處長的同意，再派毛君強、馬城志二兄，前往迪化去打聽，以便再度實行南疆應變計劃。

就在此時，聚在哈密的劉治與方永剛二同學，因不願久等迪化應變消息。竟實行起他二人原提過應變路徑。劉治同學乃號召到卅五位同志同學，在哈密各購良馬一匹，由哈密南行，直趨甘肅極西縣的敦煌，想越青海，再經川康，最後直奔滇桂去找生路。而方永剛同學因在星星峽出任過警察局長，對附近地形甚為熟悉，他想經馬嶺山，越二里子河，取道阿拉善旗，直趨綏遠去投奔董其武。但以後事實證明，他們的行動，均被匪軍偵知，予以截擊，結果因饑渴無情，都死在戈壁灘上，作無謂的犧牲。最後都變成無名英雄！悲夫！（未完待續）